

西風殘照

李波



西風殘照

〔湘〕新登字002号

西 风 残 照

寒 波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插页：3

字数：392,000 印数：1—14,000

ISBN 7-5404-0902-9

I·712 定价：6.90元

西风残照

目 录

- (一) 才中进士的李鸿章，道学先生曾国藩，还有为旗主办丧事充吹鼓手的内务府大臣。
这就是道光二十七年的京师风貌 (1)
- (二) 老皇帝快晏驾了，究竟是谁继承龙位 (14)
- (三) 晓日琉璃瓦，香烟翡翠炉。一个断送满清江山的妖精钻进了皇宫 (21)
- (四) 猜一猜是谁做了咸丰皇后 (28)
- (五) 李鸿章送老师曾国藩出京主持乡试，不料天下大变 (35)
- (六) 太平军攻克了武昌，李鸿章的翰林生涯快走到头了 (43)
- (七) 鬼使神差，曾国藩做了湖南团练大臣，道学先生摇身成了“曾剃头”和“曾屠户” (53)
- (八) 李鸿章也回安徽合肥办团，一个又一个厄

- 九 兰儿向皇上施展了十八般迷魂手段 (78)
 十 满清政府和曾国藩真的是抱成一团吗? 请
 十一 看曾国藩侥幸收复武昌之后的遭遇 (91)
 十二 皇上身边, 一个心怀不满的奕訢, 一个野
 心勃勃的兰儿, 好戏还在后头 (102)
 十三 李鸿章千里寻师, 曾大帅巧试门生 (110)
 十四 皇上迷恋四春。天下大事不可为了, 让
 我们及时行乐吧 (121)
 十五 曾左李聚会在安徽宿松大营, 策划反攻 (132)
 十六 李鸿章与老师也有决裂时, 那是为了 (140)
 十七 李鸿章落拓江湖, 曾国藩危在旦夕 (151)
 十八 鸿章夫人千里寻夫训夫, 天上掉下来一个
 转机 (159)
 十九 这里告诉你李鸿章是怎样重返师门的 (164)
 二十 一个多灾多难的皇上死了, 临终前他是怎
 样防备懿贵妃兰儿夺权的 (171)
 二十一 两个失意人, 圣母皇太后兰儿和恭亲王奕
 訢终于串在一起了 (178)
 二十二 好一条金蝉脱壳计, 把肃顺的头颅和大清
 江山一块儿抛 (192)
 二十三 李鸿章三十九岁了, 一事无成。老师又防
 他一着, 谁知时来运转 (205)

- 二十三 七艘洋火轮，满载李鸿章新组成的淮军，
顺江东下 (216)
- 二十四 虹桥之战，李大妖头请来了华尔的常胜军 (222)
- 二十五 慈禧太后和奕訢的蜜月度完了，已经在明
争暗斗起来了 (232)
- 二十六 李鸿章是怎样拿下苏州的，难怪曾国藩也
惊叹他心狠手辣 (240)
- 二十七 李鸿章又和老师唱起对台戏来了 (247)
- 二十八 天京的金山银山怎容他人染指，曾国荃暴
跳如雷，曾国藩愁眉不展 (256)
- 二十九 天京血战。曾九帅一把火，金山银山失踪了 (263)
- 三十 金山瓦解，圆明园修不成了，西太后大发
雷霆，于是 (268)
- 三十一 忠王李秀成的鲜血染红了雨花台，曾国藩
兄弟在大营中挥泪密谈 (276)
- 三十二 李鸿章兔死狐悲。忽然一道圣旨下来 (285)
- 三十三 曾国藩挥泪别国荃。不可知的命运在等待
着他 (290)
- 三十四 君臣师生串演了一出接印还印的喜剧 (298)
- 三十五 慈禧终于向奕訢下手了，恭王府暗楼上密
商对策 (306)
- 三十六 恭王府大格格进宫传递密折，恰巧被慈禧
撞见了 (312)

- 三十七 西太后过河拆桥，使出了杀手铜 (319)
- 三十八 这儿上演了一出绝妙好戏，请看恭亲王是
怎么起死回生的 (323)
- 三十九 深宫噩耗，僧格林沁被捻军打死了，谁知
倒楣的却是曾国藩 (338)
- 四十 云淡天高，明月皎洁，曾国藩在等待剿捻
长围合龙 (346)
- 四十一 紫禁城中欢度元宵佳节，却是乐极生悲 (355)
- 四十二 冬云寒星残月，孤灯冷帐纸窗。众叛亲离，
李鸿章绕室彷徨 (367)
- (四十三) 捻军起义失败了。李鸿章荣归京师，看慈
禧太后如何竭力笼络 (377)
- (四十四) 李鸿章初觐皇太后。多磕头，少说话。慈
禧头上的光轮渐渐暗淡了 (384)
- (四十五) 天津教案，朝廷一道催命符，曾湘乡立下
了遗书 (396)
- 四十六 曾国藩死了，他是死于“卖国贼”的咒骂声
(401) 中，还是死于九天圣母娘娘手中的紫檀镶
(402) 玉如意 (408)
- 四十七 曾国藩身后的荣哀故事 (421)
- (四十八) 大学士李鸿章和年轻的秀才盛宣怀，迈开
了中国洋务运动的步伐 (429)
- (四十九) 李合肥再觐皇太后。中国第一支现代海军

- 是这样侥幸建立起来的 (437)
- 五十 东西太后之间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了。一场
绝望的斗争，一个骇人的结局 (451)
- 五十一 慈禧五十寿庆。君臣算计李鸿章 (464)
- 五十二 多么凄凉的甲午岁暮。李鸿章衰老了，请
看他是怎样指挥这场中日战争的 (473)
- 五十三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鸿章用计脱离了
险境 (490)
- 五十四 赐我荣宠者太后，断送我者也是太后
贤良寺中丧钟哀扬，李鸿章再不能入紫禁
城领略宫中晓风残月，景阳钟鼓了 (500)
- 后记 (518)

一 才中进士的李鸿章，道学先生曾国藩，还有为旗主办丧事充吹鼓手的内务府大臣。这就是道光二十七年的京师风貌

清朝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三月，正逢三年大比盛典。各省举子数千名云集都下，同乡会馆、旅栈、僧寺、道观，处处住满了会试的举人。街巷胡同时时可见应试士子匆匆而来，急急而去。或是绸袍马褂气宇轩昂的贵公子，仆从呼拥，驱车奔走于大人先生之门，令人侧目而视；或是布衣小帽，清寒羞涩，安步当车，拜谒京师同乡前辈，沾亲带故，乞求庇护，那一双双清秀的眼，兴奋的眼，迷惘的眼，忧虑的眼，既幻想一夜跃登龙门，又恐惧于榜上无名，无钱回乡，无颜见爹娘。北京的官员平民、茶坊酒肆也都全把话题转到会试上去了，猜度着今年丁未这一科三鼎甲出在哪一省？是个龙虎榜，荟萃了日后的英才贤相、督抚大臣？还是平平常常，人才寥落？说来天也助兴，地也承欢，日丽风和，百花斗艳，迎接丁未科会试大典，北京城笼罩在科举的兴奋狂热之中，一片太平盛世气象。几年前，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早被淡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也许某省某地，什么山，什么乡，此刻正在

酝酿一场席卷全国，动摇清廷统治震撼中外的反清起义，也许某几个外国政府，又在觊觎中央大国的哪一块属地和领土，炮筒对着大清土地，虎视眈眈，策谋一步步的鲸吞蚕食。然而君暗臣逸，浑然不觉。从清朝第六代六十五岁的道光老皇帝旻宁以下，北京城中的掌权者们，依然那样平和安详，那样浑浑噩噩，似乎从祖宗开国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并且会传至子孙万代。

万众瞩目的礼部会试放榜了，中试者称为贡士。四月二十一日，新科贡士进入午门，由翰林引入金碧辉煌的保和殿参加殿试。八名读卷大臣评卷，按照一个古怪的论官阶大小评定甲乙的传统，评为首卷的必定是官阶最高的读卷大臣所推荐，然后依次而下，第一轮八卷完了，下一轮仍以官阶最高者所荐为第九名，依此类推。有那颀硕的大臣，年岁大了，看了几本卷子便头昏眼花，分不出个高下，索性将试卷排成一个圆圈，中间转动鼻烟壶，转停了，壶嘴朝哪一卷，便定那一卷为第一。清朝取士号称鼎盛，其实侥幸高中或是糊里糊涂被刷下，埋没了人才的也不少。万岁老佛爷旻宁在养心殿西暖阁披阅前十名试卷，又在乾清宫召见了那十名鸿运高照的贡士，最后确定了三鼎甲的姓名，丁未科一甲一名状元是直隶南皮人张之万。次日皇上升太和殿，文武官员和新科贡士肃立丹陛之下。班齐后，庄严肃穆的丹陛之乐大作，传臚官传赞唱名，二百三十一名进士每人都传唱三遍。这一唱名非同小可，贡士立时成了进士，然后，新科进士三跪九叩首谢恩。大学士进殿，从御前东侧黄案上，捧了丁未科殿试大金榜授与礼部尚书，用云盘承托，由十名銮仪军校前导，张了黄伞出太和门中门，去长安左门外张贴。状元、榜眼、探花随了礼部尚书出宫，由礼部官员送至寓所，及第而返，所以一甲三名称为“进士及第”。其余二三甲进士则从太和门两侧的贞度门和昭庆门出宫，自行散去。于是阶下鸣鞭，皇上启座乘舆还宫，很热闹了一阵子的丁未科殿

试便收场了。

报卒携着红纸捷报满街飞奔，把偌大的喜讯带到深院大宅，带到客栈寺庙，有人狂喜，有人落泪，有人一夜之间取得功名，踏上了步入仕途的进身阶，有人黯然沮丧出都，决计下一科再来应试。当今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国藩，不就是两次应试才在道光十八年，以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吗！才短短的九年中间便已飞黄腾达，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侍讲、侍读学士，以至如今做了从二品的大官，圣眷优隆，谁不羡慕。辉煌的前程诱引着天下士子三年之后，他们又会从四面八方涌来，挤破了北京城。有清一代笼络汉人知识分子的科举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这天云淡天高，丽日融融，一辆黑油油漆刷一新的双骠套车，由一名年轻男仆骑着栗色顶马开路，疾速驰往宣武门外南横街，骠伏望空挥鞭，一声吆喝，车在路北向南宽檐高阶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府第，青灰色雕花照壁前停了下来。骠伏扶了少主人踩着踏板下车。那人身材修长挺拔，临风伫立，风度翩翩，一双剑眉昂然上扬，眉际印堂隐隐可见两条肉棱，两眼炯炯，英气凛人，若是意气奋发时，肉棱怒凸，更显得目光锐厉威严。年纪不过二十四岁，穿一件湖色绸袍，上罩淡青色长袖对襟马褂，足着单梁厚底黑布鞋，黑缎瓜皮小帽后面拖了一条肥油油的长辫。男仆翻身下了顶马，取出大红名帖，那上面恭楷写着：“门生李鸿章”。因是常来，门上管家严泰十分亲热，一边收了帖子，一边请安道：

“恭喜李二少爷，今科高中了！我家老爷正在会客，请在门房间坐一会儿，待家人去禀报。”

鸿章含笑点头，示意男仆萧升赏了严泰一个红包。管家谢了赏，笑嘻嘻地举着名帖，快步进入二门通报。曾国藩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三十七岁了，圆脸浓须，红光满面，棱棱的三角眼不怒而威，可惜发际较低，善相者说是劳碌之相。举止迟缓，处事

深沉凝重，气度不凡，穿着蓝绸长袍，外面罩了比袍袖短了一截的大袖方马褂，在清朝是大官的常服。他端坐中堂，不住地用长长的指甲刮着浓黑的髭须，正和同乡举人李元度在聊天。接过名帖看了，笑道：

“少荃来了，请他进来吧。”少荃是鸿章的号。原来当时中了进士的人家，都将至亲好友名单抄给报喜的差人去分头报捷，国藩已知鸿章殿试取中二甲，赐进士出身，便向元度道：“次青老弟，这位合肥李少荃是我同年刑部郎中愚荃兄的二公子，从我受业，才识不凡，这次新科及第，你们结识一下吧。”

说着，与元度站了起来，缓步踱到檐前等候，国藩那结实的中等身材，稳稳地站在那里，赛如一只难以挪动的巨鼎。鸿章人长腿长，矫健地大踏步进内，见老师在厅前迎接，是从未有过的礼遇，慌忙抢上一步，躬身道：

“老师快进内吧，弟子万万不敢当。”

国藩扶起鸿章，笑道：

“今天愚兄迎接新科及第的天子门生，破个例，不必介意。”

进入客厅，鸿章请国藩上座，然后跪下叩头行礼道：

“门生蒙老师训诲，方得侥幸中第，饮水思源，特来叩谢。”

国藩慌忙欠身还礼，扶了鸿章起来，说道：

“贤弟不必行此大礼。愚兄虽曾略加指点，还是靠你自己刻苦攻读，又有天分，愚兄怎敢贪天之功。”便向元度道，“次青，你们两位认识一下吧，这就是李少荃。这一位是湖南平江李元度，字次青，比少荃长两岁，是我的同乡旧友，虽然今科不曾中第，却是个人才。下笔千言，清丽可观，所著《国朝先正事略》考证赅博，文笔极佳，皇朝近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的巨著了，愚兄也是着实佩服的。”

元度方脸盘上绽开了爽朗的笑容，拱手道：

“老前辈取笑了，少荃前程无量，小弟是望尘莫及的啊。”

师生等人坐下，国藩忽觉身上一阵燥痒，只得用手在痒处隔衣轻轻按捺了一会，又伸手在颈后抓了一阵，才止住痒。可是指甲缝中已经满是皮屑，轻轻一弹，如雪花乱散，足旁青砖地上浮了白蒙蒙的一片。国藩叹道：

“不知怎么近年得了癣疾，每到春末夏初便发，入秋才息，这两天气候暖热，又要发作了。”

元度道：

“上回小弟从湖南觅的土方，可曾试用过？”

国藩皱眉道：

“试过了，并不见好。”

元度心直口快，说话无禁忌，取笑道：

“若是阁下进宫陛见时，在皇上跟前突然癣痒发作，奈何？”

国藩叹道：

“有什么办法呢，简直活受罪。若是擦了药进宫，那一股药味实在难闻，若是不擦，又奇痒难当。天热进宫见驾，便提心吊胆，生怕失礼。”

鸿章侧身坐着，思忖了一下，笑着道：

“老师，门生有个朋友认得东交民巷法国使馆的洋人，那里有些洋药，甚是灵验，门生明天去托他要些癣药来试试吧。”

国藩不悦，喷了一下鼻子，说道：

“洋人枪炮虽则厉害，那药未见得就好，也不曾见谁用过，不能教人放心。堂堂中朝，泱泱大国，中药哪一样不好，偏去用那不可靠的洋药，这个，我不信。”

“是，是，老师说得是。”鸿章心中不服，却不敢像李元度那样顶撞取笑，只能顺着老师的口气喏喏称是。

国藩瞅了鸿章一眼，知道扫了这位门生的兴，今天究是他大

喜的日子，别太严厉了，便缓和了口气，理着胡须，说道：

“少荃，今番殿试虽然中在二甲，过几天还有个朝考，万万马虎不得。除了三鼎甲陪考，其余进士都得参加，那是要看你的文学和书法。主考大臣看得中的就选进翰林院当庶吉士，这叫点翰林。你这几日应该摒绝应酬，在家中潜心静居，兢兢业业，默默温习举业，庶不致临考误事。”

鸿章恭敬地答道：

“老师的话，门生都记住了。家父告诫门生，就是选了庶吉士，也不能懈怠。三年后散馆还得考，那时考中优等，留院做个编修，才是正途。否则分发各部做个主事，或者出京到各省做知县，纵然是‘老虎班’，常缺出京，也是不甚有出息的。”

困藩不住颌首道：

“究竟是老同年有见识，不但唐宋各朝重京官轻外任，就是我们圣朝也是如此。大学士、军机大臣不是多半都由翰林出身吗，望贤弟好自为之。我有个同乡好友，名唤郭嵩焘，今科也及第了，可惜刚才谈了一会先走了，如果能点上翰林，你们在一处供职，那就太好了。”

元度摇了摇头，插嘴道：

“这个考，那个考，我都考得厌烦了。有人考白了头，还是个童生，有人中了进士，也是一辈子默默无闻，飞黄腾达的究竟少数。不是我此番落了第发牢骚，人生在世，恐怕一半靠真才实学，一半也碰运气。纵然学问再好，只为考卷上书法不中主考的意，或是写坏一个字，再好的文章也投入了废卷篓内。其实国家取士，是取的人才，又不是取的抄书匠，这样的科举制度只能取些安分守己的庸才。我们湖南湘阴有个举人左宗棠，才识超群，谅必涂公也耳闻了，却是两科会试都不曾中，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发誓隐居家乡再不进京了。你瞧，这就是我们的科举，我真为天下

不得志的俊杰扼腕痛惜！”

国藩微微蹙眉道：

“老弟台又在发牢骚了。听说左季高才学虽好，脾气甚怪，好发牢骚骂人，总不是个全才。”

元度指着厅右书斋上的横额，讥笑道：

“涤公，你这书斋不是题名‘求阙斋’吗，怎么又对人家求全责备呢？”

鸿章笑着道：

“那是老师自谦，鸿章也是求阙斋的弟子哩。”国藩笑了。鸿章又道：“门生管见，为人在世，既应求阙，也可求全。世间全才虽然罕见，却不一定没有。一部二十四史不就出了许多圣君贤相，英雄伟人吗？难道当今就人才寥落了？我看也是事在人为罢了。”

元度这才注意到鸿章说话时轩昂自信的气概，不觉脱口笑道：

“呵呵，少荃兄的抱负还真不小哩。”

国藩瞅了鸿章一眼，很不以为然。默默想道：“李少荃才中了进士，便志得意满，骄傲起来，以英雄伟人自居，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将来是要栽跟头的。”

正想把鸿章训诫几句，门仆严泰又捧了一封书札进来，禀报道：

“老爷，倭相府差人送书信来了。”倭相便是当世理学大师大学士倭仁。

国藩拆信看了，笑道：

“倭相又邀愚兄去讲究程朱之学，当道诸公有好几位在那边相聚，少不得去走一趟，只得失礼了。次青，你明晚来寒舍便宴，我邀几位同乡京官为你壮行，少荃也来。”

元度笑道：

“我是不客气的，客居京中，到哪里吃哪里，抹抹嘴就走路，

明晚一准来，菜不讲究，酒却是要好的。”

国藩笑道：

“那当然，皇上赐的光禄寺自酿御酒如何？只是稍稍甜了一些。”

元度皱眉道：

“我可不爱吃甜酒，还是老西的汾酒可口。”

“那末两种酒都备下，任君挑选。”

“最好，最好。”元度抚掌大笑了。

鸿章与元度一同告辞出门，鸿章笑道：

“我老师如今是京师颇有名声的道学先生，言必诚，行必正。连皇上也很赏识，入阁进军机，都是早晚间事。”

元度摇摇头道：

“好是好，凡是同乡找他，都肯尽心帮助，就是太迂执了些，有时迂执得古怪。”

鸿章笑了一笑，问了元度下榻在长沙会馆，便道：

“次青兄，我先送你回寓所吧。”

元度也不推却，上了骡车，元度笑道：

“少荃，你那位老师初次入京会试，也住在长沙会馆。那时候穷得要命，路费都是向人借的，带了三十二串钱，到了京中，只剩下三串。偏是那一科不曾中，几乎回不得家乡。第二次进京会试，改住在城西登辉堂，便中了。这次我真不该住在长沙会馆，晦气！”

鸿章大笑了，说道：

“次青兄，今天有幸和你相识，他日不知何时再能相会。你是一个爽直风趣的人，可惜就要回湖南了。”

元度豪爽地说道：

“与贤弟萍水相逢，很高兴，天涯海角，若有有缘，他日自能

有再见的一日。”

元度到长沙会馆门前下车，拱手相别。鸿章驱车回家，驷车才走不远，忽见迎面一位身穿青竹布衫、头戴瓜皮小帽清秀白皙的青年士人，悠闲地背着手踱了过来，却是本科同年陈肅，字作梅，江苏溧阳人，是在金殿传胪之后，新科进士应召赴礼部“恩荣宴”时相识的。鸿章慌忙止住驷车，匆匆下车，拱手招呼道：

“作梅年兄好自在啊，过两天就朝考了，还这么悠闲！”

陈肅有些近视，眯了眼把鸿章和驷车细细打量一番，呵呵笑道：

“年兄好阔气啊，究竟是京官子弟，和我们寒素人家大不相同。这两匹大青驷配上车身就得七、八十两银子，再加上前顶马后跟马，还有车伕的开销，也就可观了。驷车满街飞奔，投帖拜客，京味十足，年兄将来定是台阁中人。”

鸿章仰天大笑道：

“作梅兄有所不知，京官十有七八是穷的，家严不过五品郎中，哪里备得起驷车，这辆双驷套车还是向我岳父家借来的。寒舍只养了一匹马，平日家严骑着上朝拜客，借了驷车，就临时充作顶马，哈哈，偏偏给你撞见了。”

陈肅笑问道：

“令岳父是……。”

“便是都察院吕御史。那一年他奉旨去河南查案，是抚台大人敬他清廉，送了他这辆驷车以为代步。”

“呵呵，老兄好福气，老师是曾侍郎，丈人是都老爷，小弟羡慕煞了哩。”

鸿章笑道：

“定了亲还不曾成婚哩。”

“那就赶快完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不是人生两大乐